

# 美國阿富巴戰略走向及其對巴阿恐怖主義 形勢的影響

張家棟<sup>※</sup>

## 目次

- |                 |                 |
|-----------------|-----------------|
| 一、巴阿恐怖主義形勢及其根源  | 三、美國阿富巴戰略變化對巴阿恐 |
| 1. 巴阿恐怖主義形勢     | 怖主義形勢的影響        |
| 2. 巴阿恐怖主義的根源    | 1. 美國阿富巴戰略調整對巴阿 |
| 二、美國阿富巴戰略走向     | 恐怖主義形勢產生的影響     |
| 1. 奧巴馬上台之初的美國阿富 | 2. 巴阿恐怖主義形勢的發展趨 |
| 汗戰略             | 勢               |
| 2. 當前美國阿富巴戰略    | 3. 小結           |
| 3. 美國阿富巴戰略的發展趨勢 |                 |

## 摘要

2001年發動阿富汗戰爭時，美國曾有三重戰略目標：第一，在阿富汗清除基地組織的庇護場所和營地，實現反恐怖目標；第二，將阿富汗改造成一個民主樣板，實現美國的民主化政治目標；第三，在前兩者的基礎上，將阿富汗建成美國的戰略前沿陣地，對周邊大國構成戰略威懾或牽制效應。但是十年過去，美國不僅沒有實現自己的目標，反而被迫在阿富汗實施退出戰略，要把阿富汗還給阿富汗人自己進行治理。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的恐怖主義形勢是相互聯繫、相互影響的。美軍撤出以後，一方面減少了反美主義在恐怖主義根源中的地位與影響，但同時也會使現有安全格局發生變化，將會鼓舞國際伊斯蘭聖戰運動，將會對巴阿恐怖主義形勢造成嚴重而複雜的影響。

關鍵字：塔利班、去中心化、多元化、擴散化

2001年“9·11”事件以後不久，美國就發動對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進攻。2001年11月14日，僅僅是“9·11”事件發生2個月後，在美國空軍的支持下，阿富汗反塔利班聯盟就佔領了喀布爾；2001年12月7日，塔利班放棄了坎大哈，本拉丹的力量也在一周以後放棄了托拉博拉地區的山洞，撤退向巴基斯坦。按照Michael O'Hanlon的說法：“阿富汗抵抗運動，布希當局，它的國家盟友，美國軍隊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完成了將被記憶為21世紀最偉大軍事勝利之一的軍事行動。”<sup>1</sup>但十多年過去，阿富汗並沒有走上美國設想的道路。2012年5月21日，北約28國和阿富汗戰爭夥伴國領導人在美國城市芝加哥結束為期兩天的會議並發表聲明，確認北約駐阿部隊定於2013年中期結束作戰任務，向阿方移交安全主導權，隨後轉入培訓和顧問角色，並於2014年撤出絕大部分部隊。此舉將對阿富汗恐怖主義形勢產生複雜而深刻的影響。

## 一、巴阿恐怖主義形勢及其根源

巴基斯坦與阿富汗是世界上恐怖活動最多的國家之一，近年來分別居世界第二位和第三位，僅次於伊拉克。並且，巴阿兩國在歷史、地理和種族方面具有密切的聯繫，兩國的恐怖主義形勢也具有明顯的互動特徵。下面就分別分析兩國的恐怖主義形勢及其根源。

### 1. 巴阿恐怖主義形勢

巴基斯坦是當今世界上面臨的恐怖主義風險非常大的一個國家。特別是從2007年以來，隨著阿富汗塔利班的復興和巴基斯坦塔利班的組建，巴基斯坦面臨的恐怖主義威脅更加嚴重，巴基斯坦政府目前也成為恐怖主義的重要襲擊目標。2003年時，巴基斯坦只有164人死於恐怖活動，這一數字在2009年上升到3318人。截止2010年底，巴基斯坦有35000人死於恐怖活動。僅僅在2000—2010年間，巴基斯坦就因恐怖活動造成的直接和間接財產損失高達680億美元。<sup>2</sup>與巴基斯坦相比，阿富汗面臨的恐怖主義形勢更加嚴峻。並且，兩國恐怖活動具有很大的關聯性。總體來看，威脅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兩國的恐怖組織主要如下：

#### 第一、阿富汗塔利班網路

阿富汗塔利班是主導阿富汗局勢的主要反政府武裝力量，大約有3萬多名武裝人員。目前，塔利班結構鬆散，由眾多組織和不同動機的人群組成，已經沒有有效的統一控制。塔利班領導人奧馬爾（Mohammed Omar）及其高級顧問與助手住在在巴基斯坦邊境城市奎達（Quetta），因此塔利班領導層又被稱為“奎達蘇拉塔利班”（Quetta Shura Taliban, QST）。隨著形勢的發展，塔利班與政府、聯軍的關係也日益複雜。根據2011年5月的一份調查報告，大約42%的阿富汗人認為與塔利班合作。<sup>3</sup>國際衝突組織（ICG）的一個報告也指出，塔利班的宣傳已經使很多阿富汗人相信，阿富汗政府和外國佔領軍

<sup>1</sup> O'Hanlon, Michael, 'A Flawed Masterpiece'. *Foreign Affairs* 81, no. 3 (May/June 2002):, 63.

<sup>2</sup> Mohsin Hamid, "Why They Get Pakistan Wrong", September 29, 2011.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11/sep/29/why-they-get-pakistan-wrong/>, 2012-2-26.

<sup>3</sup>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COS), "Afghanistan Transition: The Death of Bin Laden and Local Dynamics", May 2011, <http://www.icosgroup.net/static/reports/bin-laden-local-dynamics.pdf>, 2012-3-5.

是阿富汗面臨的主要威脅。<sup>4</sup>並且，阿富汗塔利班並不是一個獨立的組織，還與阿富汗國內很多武裝組織有密切的關聯。

哈卡尼網路（Haqqani Network）是一個獨立的叛亂武裝，大約有3000名積極的武裝分子，<sup>5</sup>是美國北約部隊在重要威脅。該組織領導人Maulavi Jalaluddin Haqqani在蘇聯入侵阿富汗期間成爲重要領導人，並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ISI）等關係密切，據說曾在雷根總統期間訪問過白宮，並曾在塔利班時期任部落事務部長（Minister of Tribal Affairs）。目前，他的兒子Sirajuddin Haqqani負責哈卡尼網路的軍事行動。阿富汗總統卡爾紮伊相信他有可能拋棄塔利班，並曾邀請他擔任阿富汗總理。目前，卡爾紮伊總統仍然在試圖與該網路建立聯繫，以獲得該組織的支援。該組織除了在阿富汗東部三省進行勒索敲詐、走私等活動賺取豐厚的收入外，美國認爲源源不斷的資金也從富裕的阿拉伯國家流入“哈卡尼網路”。

阿富汗伊斯蘭黨（Hizb-e-Islami, HEI）有兩個部分。其非暴力部分HIA爲在阿富汗註冊的政黨，領導人爲Arghandiwal，據稱阿富汗伊斯蘭黨的非暴力部分佔據著阿富汗政府中30－40%的職位，從部長到其他官員在內。暴力分支爲古爾巴丁派（Hizb-i-Gullbudin, HIG）領導人爲希克巴特亞爾（Gulbuddin Heckmatyar），是阿富汗一重要的武裝組織，被美國列入關注組織（Groups of Concern）名單，擁有大約1000名成員，以其領導人得名，是一個裝備良好的武裝組織，主要在阿富汗東部活動，與塔利班有合作關係。該組織的主要資源來源是鴉片保護費、塔利班、基地和世界各地的聖戰組織。阿富汗伊斯蘭黨在議會的246個議席佔有19個席位。該組織不僅反對聯軍和阿富汗政府軍，與塔利班的關係也比較微妙，但襲擊目標一致，很難用盟友、夥伴或敵人這樣的概念去形容。

哈利斯黨（Hizb-i-Khalis, HIK）擁有大約200名成員，以其領導人Mulavi Younas Khalis得名，在阿富汗東部地區活動，與塔利班有合作關係。資金來源於HIG類似。

伊斯蘭聖戰聯盟（Islamic Jihad Union IJU）大約擁有200名成員，爲一從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IMU）中分裂出來的組織，接受過塔利班和基地組織的訓練，目標是推翻阿富汗和烏茲別克斯坦的民選政府，受到犯罪組織和鴉片販運集團的支持。

## 第二、巴基斯坦塔利班網路

巴基斯坦塔利班（Tehrik-i-Taliban Pakistan, TTP）又譯爲巴基斯坦學生運動（Student Movement of Pakistan），成立於2007年12月，由13個武裝組織合併而成，總部設在巴基斯坦南瓦齊裏斯坦省（South Waziristan），在南北瓦齊裏斯坦西北邊境省都有活動。目前，巴塔大約擁有3.5萬名武裝分子，是巴基斯坦叛亂武裝中最大的一支。巴塔的產生，主要有以下因素：第一，長期以來，普什圖人占多數的西北邊境游離於主流政治之外，處於自治狀態，巴中央政府缺乏對其的有效管理，對活躍在這裏武裝組織鞭長莫及；第二，普什圖人以好戰聞名，奉行“槍支文化”，每個成年人都是一個潛在的士兵；第三，反美情緒促使好戰分子逐漸接受了塔利班的意識形態；第四，2007年“紅色清真寺”事

<sup>4</sup>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THE INSURGENCY IN AFGHANISTAN’S HEARTLAND”, Asia Report N°207 – 27 June 2011, [http://www.crisisgroup.org/~media/Files/asia/south-asia/afghanistan/207%20The%20Insurgency%20in%20Afghanistans%20Heartland.pdf](http://www.crisisgroup.org/~/media/Files/asia/south-asia/afghanistan/207%20The%20Insurgency%20in%20Afghanistans%20Heartland.pdf), 2012-3-5.

<sup>5</sup> Kenneth Katzman, “Afghanistan: Post-Taliban Governance, Security, and U.S. Policy”, February 6, 2012, p.16, <http://www.fas.org/sgp/crs/row/RL30588.pdf>, 2012-3-5.

件以後，巴基斯坦部落武裝把矛頭從單純反美轉向了反巴基斯坦政府和反美並重。截止2008年1月，巴基斯坦塔利班已經殺害了200多名部落領導人，並扶持了相應親塔利班領導人。<sup>6</sup>2010年4月，一名領導人卡爾·侯賽因（Qari Hussain）聲稱美國城市也是其襲擊目標。據報導，該組織對2009年12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在阿富汗凱普曼軍營（Camp Chapman）的機構自殺爆炸事件以及2010年5月美國紐約時代廣場未遂汽車爆炸案負責。有時，該組織也會針對中國等其他國家的目標。2012年2月28日，一名中國女子在巴城市白沙瓦遭槍殺。白沙瓦處於巴塔控制區與基地控制區的交界處，靠近巴阿邊界，一直是塔利班武裝發動恐怖暴力活動的熱點地區。<sup>7</sup>

但是，巴基斯坦塔利班與阿富汗塔利班不同，沒有一個中央指揮體系，其實只是一個非常鬆散的武裝組織聯盟。這些組織的力量、規模與目標都不盡相同，之所以能夠聯合在一起，是因為他們都敵視巴基斯坦政府。在巴塔領導人馬赫蘇德（Baitullah Mehsud）死亡以後，該組織有陷入領導人之爭的跡象，一些分支也對是否要針對平民發動恐怖襲擊有異議，另外一些組織則對是否要與巴基斯坦政府進行談判有爭議。<sup>8</sup>據報導，阿富汗塔利班領導人奧馬爾（Mullah Omar）也在推動巴塔與巴基斯坦政府和解。<sup>9</sup>

在巴基斯坦塔利班中，“保衛先知教法運動”（Tehrik-e-Nafaz-e-Shariat-e-Mohammadi, TNSM）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組成部分。該組織1992年由蘇菲·穆罕默德（Sufi Muhammad）創立，現領導人為毛拉那·法祖拉赫（Maulana Fazullah），起到2002年被巴基斯坦總統穆沙拉夫取締之前，一直是一個合法組織，旨在巴基斯坦全境實施伊斯蘭教法統治。2007年紅色清真寺之圍（Lal Masjid, Red Mosque）<sup>10</sup>以後，該組織與馬赫蘇德領導的巴基斯坦塔利班形成聯盟。

### 第三、基地核心及其在巴阿的分支機構

美國進入阿富汗、推翻塔利班政權以後，基地在阿富汗的營地和庇護場所被大部摧毀，基地在阿富汗的活動也存在也一度停滯。但自從2005年以來，基地在阿富汗出現了復蘇的跡象。現在，阿富汗不僅成爲基地組織的活動場所，還可能成爲其向中亞甚至中國拓展的前進基地。美國負責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件的特別代表（U.S.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理查·霍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於2010年2月強調，中亞面臨的恐怖主義威脅更多地來自基地組織而不是塔利班。吉爾吉斯斯

<sup>6</sup> Jayshree Bajoria, “Pakistan's New Generation of Terrorists”, <http://www.cfr.org/pakistan/pakistans-new-generation-terrorists/p15422>, access at 2012-6-14.

<sup>7</sup> “一名中国女子在巴基斯坦塔利班势力区遭枪杀”，<http://mil.news.sina.com.cn/2012-02-29/1024683849.html>，2012-3-1。

<sup>8</sup> Zia Khan, “Twilight of the Taliban: TTP buckles under internal fissures, external pressure”, December 19, 2011. <http://tribune.com.pk/story/308623/twilight-of-the-taliban-ttp-buckles-under-internal-fissures-external-pressure/>, access at 2012-3-1.

<sup>9</sup> Zia Khan, “Mullah Omar is pushing TTP to reconcile with govt”, November 26, 2011, <http://tribune.com.pk/story/297912/mullah-omar-is-pushing-ttp-to-reconcile-with-govt/>, access at 2012-3-1.

<sup>10</sup> 紅色清真寺之圍（Siege of Lal Masjid）又稱“日出行動”（Operation Sunrise），是伊斯蘭極端武裝分子與穆沙夫政府之間的一次對峙行動，重點就是伊斯蘭堡的紅色清真寺和鄰近的Jamia Hafsa宗教學校。這兩個組織呼喚在巴基斯坦實施伊斯蘭教法，公開呼喚推翻政權。在軍事行動之前，紅色清真寺與政府對抗了18個月，從事了暴力遊行、破壞財產、綁架、縱火和武裝衝突等活動。在紅色清真寺向環境部開火並與衛兵發生衝突以後，巴基斯坦軍隊在2007年7月3—11日間包圍了紅色清真寺，並最終佔領了紅色清真寺。

坦政變後在南部發生的騷亂，更是給了基地組織等伊斯蘭極端組織擴大影響的機會。

巴基斯坦邊境地區目前是基地組織的主要隱蔽場所。但是在美國及其聯軍嚴厲打擊以下，基地組織核心成員的規模已大為縮小。根據美國情報部門的估計，目前基地組織在阿富汗的核心人員不到200人，在巴基斯坦邊境地區的人員也只有幾百人。這些基地核心處於美國及其聯軍、阿富汗安全部隊和巴基斯坦安全部隊的聯合打擊之下，從事恐怖活動的能力已非常有限。雖然如此，根據巴基斯坦逮捕的基地組織情報中樞人員努爾·汗提供的情報，在2004年前後，大量新生代恐怖分子就已經填補到基地組織，並逐漸成長為高層領導人。目前，基地直接從事的恐怖活動並不多，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主要起到在各恐怖組織之間協調與交通的橋樑作用，同時在自殺式恐怖分子的培訓方面仍然有優勢。<sup>11</sup>

目前，在巴阿地區，基地及其分支大約有2000名武裝分子受到基地核心領導人紮瓦赫裏的領導，包括基地聖戰組織（Qaeda al-Jihad）、黑色衛兵（Black Guard）、55旅（055 Brigade，又名基地阿拉伯軍團Arab Legion of AQ）、利比亞伊斯蘭聖戰組織（Libyan Islamic Jihad, The late al-Libi's group）等。

#### 第四、巴基斯坦宗教派別組織

巴基斯坦穆斯林由多數派遜尼派和少數派什葉派組成，兩派之間經常有一些矛盾、摩擦甚至衝突。在這種情況下，巴基斯坦國內也存在一些相應宗教派別組織。與基地等宗教極端組織相比，這些組織的目標不是美國、印度等國家，而是本國內部的其他宗教派別。

在遜尼派一邊，（Sunni Sipah-e-Sahaba Pakistan, SSP）是一個重要的武裝組織，2002年被巴基斯坦認定為非法以後，改名（Millat-e-Islamia Pakistan）。該組織希望巴基斯坦成爲一個遜尼派國家，認爲什葉派不是穆斯林，反對美巴反恐怖聯盟。該組織的恐怖活動模式有兩種，一爲對反對派組織的領導人進行定點清除，二爲針對敵對派別的宗教活動進行襲擊。該組織被認爲是巴基斯坦勢力最大的宗教派別組織，在巴基斯坦四個省都有影響。據報導，該組織在旁遮普（Punjab）的全部34個地區有500個辦公室和分支機構，在巴基斯坦有10萬註冊工作人員，在阿聯會、沙特、孟加拉、加拿大和英國有17個海外分支。（Lashkar-e-Jhangvi, LeJ）爲一從SSP中分裂出來的遜尼派武裝組織，目前約有2000名成員，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兩國境內活動。

在什葉派一邊，巴基斯坦賈“法理亞追隨者運動”（the Shia Tehrik-e-Jafria Pakistan, TJP）是一個重要的組織，據稱成立於1992年。爲了應對遜尼派的打擊，“穆罕默德軍”（Sipah-e-Muhammad Pakistan, SMP）於1993年成立。穆罕默德軍比TJP更傾向於使用暴力手段，主要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一帶活動。

雖然這些組織一般認爲自己不是恐怖組織，甚至不涉及恐怖暴力活動，只是保護巴基斯坦或自己人的安全，但事實上這些宗教派別組織往往與巴基斯坦國內的恐怖暴力有著密切的聯繫。<sup>12</sup>

<sup>11</sup> Jayshree Bajoria, “Pakistan's New Generation of Terrorists”, <http://www.cfr.org/pakistan/pakistans-new-generation-terrorists/p15422>, access at 2012-6-14.

<sup>12</sup> Jayshree Bajoria, “Pakistan's New Generation of Terrorists”, <http://www.cfr.org/pakistan/pakistans-new-generation-terrorists/p15422#p2>, 2012-2-26.

## 第五、反印度組織

反印度、特別是反對印度對喀什米爾地區的佔領，是巴基斯坦境內很多武裝組織的主要動機，虔誠軍（LeT）和伊斯蘭抵抗運動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虔誠軍（LeT）成立於1990年，創始人為Hafiz Muhammad Saeed和Zafar Iqbal，總部設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在巴控喀什米爾地區有訓練基地，主要目標是在南亞次大陸建立伊斯蘭國家，解放在印度統治下喀什米爾穆斯林，被印度、巴基斯坦、美國、英國、歐盟、俄羅斯和澳大利亞定義為恐怖組織。2008年11月印度孟買襲擊案發生以後，調查人員發現世界各地有320個虔誠軍的可能襲擊目標，只有20個在印度。但是在2009年1月，虔誠軍公開宣佈將尋求和平解決喀什米爾問題，沒有全球聖戰目標。目前，該組織約有3000名成員。

伊斯蘭抵抗運動（Harkat-ul-Jihad e-Islami, HUJI）又稱伊斯蘭聖戰運動（Movement of Islamic Holy War），蘇聯入侵阿富汗期間成立。2001年阿富汗塔利班政權被美國推翻以後，伊斯蘭抵抗運動在巴基斯坦邊境地區重新設立營地，主要目標是使印控喀什米爾地區從印度獨立出來，核心成員大約有500—750名。該組織在孟加拉設有分支孟加拉伊斯蘭抵抗運動（Harkat-ul-Jihad-al Islami Bangladesh, HuJI-B）。

## 第六、外來恐怖組織

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兩國有很多外來恐怖組織，有些與基地或阿富汗結合在一起，但仍然有一些外來恐怖組織的獨立較強，保持著獨立的組織結構。“哈裏發士兵”（Jund al Khilafah, Soldiers of the Caliphate）、烏伊運、伊斯蘭聖戰聯盟（the Islamic Jihad Union）、高加索聖戰者在赫拉山（the Caucasus Mujahideen in Khorasan）、勝利部分（Taifatul Mansura, Victorious Sect）和東伊運（the Eastern Turkistan Islamic Movement），都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活動，尤其是在阿富汗東部和巴基斯坦北瓦齊裏斯坦省的哈卡尼網路活動區域，活動更為頻繁。

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簡稱烏伊運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 IMU）是一個來自烏茲別克和其他中亞國家的伊斯蘭武裝分子聯盟，與基地有著密切的聯繫並接受基地的反美、反西方思想。目前，該組織改名為烏茲別克伊斯蘭黨（Islamic Party of Uzbekistan），擁有大約200名成員，領導人為陶希爾·亞爾達謝夫（Tohir Yoldashev）。該組織在阿富汗和中亞國家境內都從事了一些針對美國目標的襲擊活動。

東伊運（ETIM）在阿富汗在巴基斯坦邊境地區活動，又名（Turkistan al-Islamiyya），目前擁有大約200名成員，與基地、塔利班、哈卡尼網路共同訓練和活動，資金主要來源於網上捐款。在阿富汗有一個東伊運領導下的突厥斯坦軍（Turkistan Army）與塔利班配合作戰，其中有一個專門的中國營（China Battalion），大約有320名來自中國新疆的恐怖分子。目前不清楚東伊運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準確成員數量是一個未知數，但數量仍然不會很少。因為據報導，在2010年1月12日或19日北約的一次突襲中，就有13名東突分子被炸死。這表明東突在阿富汗的存在還是相當可觀的。並且，隨著美國和聯軍打擊活動的升級，東突在基地網路的重要性和影響反而隨之上升。本·拉丹曾要求東伊運組織（ETIM）在中亞國家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等國製造麻煩，然後有組織地滲透進新疆。2005年，東突伊斯蘭黨的主要領導人阿布杜勒·哈克（Abdul Haq al Turkistani，又名Maimaitiming Maimaiti）被基地組織任命為顧問委員會成員（Shura Majlis）。2008年11月16日，一名基地組織發言人Muhammad Uighuri 聲稱

哈克已經被本·拉丹任命“基地在中國”(Al-Qaeda in China)的領導人。2009年6月，哈克被發現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區參加一個重要會議，討論巴基斯坦的軍事行動。會議出席者有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前領導人馬赫蘇德(Baitullah Mehsud)，哈卡尼網路(Haqqani Network)軍事領導人Sirajuddin Haqqani，和基地組織意識形態和宣傳工作領導人阿布·利比(Abu Yahya al Libi)。2010年2月15日，哈克在巴基斯坦北瓦齊裏斯坦(North Waziristan)在美國突襲中被炸死。目前尚難評估哈克死後東突組織的活動狀況，但肯定不會就此銷聲匿跡。

## 第七、民族分裂組織

在巴基斯坦，也存在一些民族分裂組織，特別是在其西南部的俾路支省。民眾武裝抵抗陣線(The Popular Front for Armed Resistance, PFAR)就是其中一個，主張俾路支省完全從巴基斯坦獨立出去，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俾路支地區都有活動。俾路支民族解放軍(Baluch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目前是在巴基斯坦活動比較積極的一個民族分裂組織，並針對中國等外國目標從事恐怖活動。在阿富汗，也存在一些具有明顯少數民族特徵的武裝組織。特別是在西部和北部，一些民族在地理和文化上分別與伊朗和中亞國家親近，紛紛成立了自己的、相對獨立的武裝機構。

## 2. 巴阿恐怖主義的根源

巴阿兩國是世界上經濟比較落後、政治比較混亂、社會欠發展的地區，種族、宗教比較複雜，國家認同比較混亂，國家力量比較薄弱，但是社會多元化趨勢卻又比較明顯；而不成熟的民主制度，又進一步削弱了國家打擊恐怖主義、進行政治經濟改革的能力。再加上兩國一直是國際政治鬥爭的敏感區域，所以巴阿恐怖主義就有著比較複雜的根源。具體來說，巴阿恐怖主義的根源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族自決以及與其相關的民主政治是兩國國家建設的主要動力，但同時也是兩國恐怖主義問題的重要根源。民族國家觀念刺激起了很多民族建立獨立國家的政治願望，當這種政治願望現有秩序相衝突的時候，就激起了很多少數民族從事暴力活動的衝動。民主政治則激起民眾和各非政府團體的政治願望，但在一個不成熟的、沒有妥協精神的政治文化中，往往又成爲暴力和街頭政治的根源。

第二，經濟、社會落後是巴阿兩國恐怖主義的重要原因。從總體上看，南亞是世界上經濟最爲貧困的地區，所有國家都處於世界平均經濟水準以下。南亞占世界總人口的比重超過20%，而占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卻只有大約2%。<sup>13</sup>並且，南亞經濟發展非常緩慢。1965年南亞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尚比東亞高出1/3，而25年後東亞反而超出南亞3/4。而在南亞國家中，巴阿兩國又是經濟相對更加落後的。經濟落後使得巴阿兩國的國家力量比較薄弱，很難使弱勢群體享受國家建設的成果。結果在巴阿兩國，存在著一個龐大的、沒有政治和經濟機會的青年人群。據估計，大約有100萬巴基斯坦青年學生在超過1萬所經文學校(madrassas)學習。<sup>14</sup>據另外一個資訊來源，在巴基斯坦的4—5萬所經文學校中，只有4350所是政府可以控制的。<sup>15</sup>這些經文學校基本上成爲基地組織、塔

<sup>13</sup> Rushira Joshi, "Terrorism in Bangladesh", in Dipankar Sengupta, and Sudhir Kumar Singh (eds.), *Terrorism in South Asia*. Delhi, India: Authorspress, 2004, pp.73-74, 95.

<sup>14</sup> Dipankar Sengupta, and Sudhir Kumar Singh (eds.), *Terrorism in South Asia*. Delhi, India: Authorspress, 2004, p.30.

<sup>15</sup> Jessica Stern, "Pakistan's Jihad Culture", *Foreign Affairs*, Vol.79, No.6, p.121.

利班和其他宗教極端組織的人力來源。

第三，全球化是巴阿恐怖主義問題的重要時代背景。在全球系統層次上，全球化進程和通訊、資訊和交流技術刺激起很多少數群體對獨特身份和自我意識的追求，民眾意識到他們的權力和合理預期，並不斷提出兩國不可能滿足或難以滿足的各種要求。

第四，來自其他國家的干涉是巴阿恐怖主義問題的另一重要根源。由於特定的政治、宗教、文化、戰略和意識形態原因，巴阿兩國、特別是阿富汗長期是國際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戰略場所，在冷戰期間受到美蘇兩大陣營的擠壓，冷戰結束以後又成為美國打擊恐怖主義的前沿陣地。在阿富汗，美軍頻繁使用空襲、夜襲和特種部隊襲擊，經常在夜間包圍一個村莊進行全面的搜查和其他軍事行動，引起了阿富汗民眾的強烈反感。在巴基斯坦，美國則發動頻繁的越境襲擊、特別是無人機襲擊活動。

表1：美國在巴基斯坦的秘密襲擊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襲擊次數	1	1	3	5	35	53	117	64
平民死亡	0	0	20	0	31	43	30	30
塔利班、基地分子死亡	0	0	122	73	286	463	801	405

Source: Bill Roggio and Alexander Mayer, "Charting the data for US airstrikes in Pakistan, 2004 - 2010", <http://www.longwarjournal.org/pakistan-strikes.php> 2012-11-21

第五，來自國際非國家行為體的干涉也進一步惡化了巴阿安全形勢。這些非國家行為體由很多種群體組成，從事武器走私、跨國洗錢和毒品販運的組織固然是重要部分，但是離散人群和宗教極端組織也是非國家行為體中的組成部分。目前，巴阿兩國的相關恐怖組織或極端暴力組織，往往可以在西方國家和中東國家籌集到相關的活動資金。

第六，反美、反西方主義及其相關情緒，也是現階段巴阿恐怖主義的重要根源。“9·11”事件爆發以後，美國組成的聯軍佔領著阿富汗，並經常對巴基斯坦境內目標進行軍事打擊。這一方面導致兩國嚴重的反美、反西方情緒，為恐怖組織不斷提供思想基礎和人力基礎。雖然如表1所示，美軍自認為自己的襲擊主要針對不同的塔利班派別和基地組織，但是在當地人看來，美國正在屠殺自己的兄弟。在這種情況下，美軍在巴阿兩國的反恐怖軍事行動，一方面確實了打死了更多的恐怖分子，但另一方面也將越來越多的民眾推向基地和塔利班一邊。美軍和聯軍的遭受的“內部”（insider, or green on blue）襲擊數量也在上升，2012年比上一年增加了75%。<sup>16</sup>這表明阿富汗對外國軍事存在的好感度在下降，美國及其聯軍在阿富汗11年經營所獲得的成果（如果說的話），面臨的嚴重的衝擊。另一方面，一些在阿富汗的外國軍隊為了自身安全，又向地方武裝甚至是恐怖組織繳納保護費，事實上為恐怖暴力活動提供著資金支援。

## 二、美國阿富汗戰略走向

美國在打著反恐怖戰爭的旗號進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並且在一段時期內也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侵略戰爭的必須邏輯導致了美國最終無法在阿富汗輕鬆的立

<sup>16</sup> 'Foreign troops killed in Afghanistan', *Al Jazeera English*, 16 September 2012.



足，並被迫選擇從阿富汗離開。奧巴馬總統雖然是打著反對小布希總統的全球反恐怖戰爭旗號上臺的，但是其阿富汗戰略也經歷了一系列的演變，戰略目標也不斷調整。

## 1. 奧巴馬上台之初的美國阿富汗戰略

2009年奧巴馬總統上臺以來，爲了兌現自己將反恐主要目標從伊拉克轉移到阿富汗的競選承諾，推出了自己的阿富汗戰略，“核心目標是破壞、摧毀和戰勝‘基地’組織及其在巴基斯坦的安全庇護所，防止他們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捲土重來”。爲實現這一目標，美國採取以下五種措施：第一，破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境內的恐怖主義網；第二，推動阿富汗政府職能建設；第三，提高阿富汗安全部隊的獨立作戰能力；第四，推動巴基斯坦政府的職能建設和社會經濟建設；第五，尋求國際社會尤其是聯合國的支持。

但是，美國在阿富汗面臨的主要挑戰來自塔利班等叛亂武裝。爲了迫使塔利班等接受美國和阿富汗政府的政治解決方案，美國在阿富汗執行了以定點清除（targeted killing）爲主要特徵的反叛亂軍事戰略，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爲十六個字：“區別對待，分而治之，以打促談，國家建設”。即一方面與抵抗組織領導人進行談判，並提供一些利益與好處；另一方面，對那些不願意談判的抵抗組織進行嚴厲打擊，迫使其來到談判桌前。在最理想的情況下，駐阿美軍還希望能夠像收編伊拉克“遜尼覺醒運動”（the Sunni Awakening）那樣，通過發展援助和相關經濟支持，來爭取一些阿富汗當地部落武裝站在美國一邊打擊塔利班。由於塔利班是一個普什圖人爲主要成員的武裝組織，以塔利班爲主要打擊目標就使得美國的軍事行動主要集中阿富汗南部和東部的普什圖人（Pashtun）聚居區。這是美國自2001年進入阿富汗以來軍事戰略的一個重大轉向，駐伊美軍與阿富汗主體民族普什圖人的關係也更加複雜。不僅如此，美國還提出阿富汗戰略，把巴基斯坦、阿富汗視爲問題的共同組成部分。

## 2. 當前美國阿富汗戰略

截止2010年夏天，阿富汗戰爭已經超過越南戰爭，成爲美國參與過的時間最長的戰爭。越來越多的民眾認爲這是一場錯誤的戰爭，不可能獲勝的戰爭，是美國應該儘快從中解脫的戰爭。2010年9月，一個跨黨派的、由數十名前高官、學者和政策分析人士組成的阿富汗研究小組（Afghanistan Study Group）發表報告，稱奧巴馬總統野心勃勃的阿富汗國家建設計畫，耗費了太多的美國鮮血與財富，並且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sup>17</sup>2010年11月，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贊助的、由美國前副國務卿阿米蒂奇（Richard L. Armitage）和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貝格（Samuel R. Berger）領導的獨立任務組（Independent Task Force）也發表了一份美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戰略》（U.S. Strategy for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報告，稱美國的阿富汗戰略正處於一個關鍵點上，如果不能取得顯著的勝利，美國將不能將這個戰略繼續下去。<sup>18</sup>據報導，美國南亞事務特使霍爾布魯克在突然逝世之前，也對自己的一名巴基斯坦外科醫生說的最後一句話是：“你們要停止阿富汗戰爭。”<sup>19</sup>在這種氣氛下，奧巴馬總統持續

<sup>17</sup> Jim Lobe, “Calls for Change of US Strategy in Afghanistan Grow Louder”, <http://www.truth-out.org/calls-change-us-strategy-afghanistan-grow-louder63097> 2010-12-20

<sup>18</sup> Richard L. Armitage, Samuel R. Berger and Daniel S. Markey, “U.S. Strategy for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 CFR Independent Task Force Report No. 65, [www.cfr.org](http://www.cfr.org) 2010-12-20

<sup>19</sup> “美国阿富汗特使临终前遗言要求停止战争”，<http://news.sina.com.cn/w/2010-12-15/>

進行阿富汗戰爭的努力不僅成功希望不大，也逐漸失去國內政策基礎，退出阿富汗、全面調整阿富汗戰略，已經成為大勢所趨。

2012年5月21日，北約28國和阿富汗戰爭夥伴國領導人在美國城市芝加哥結束為期兩天的會議並發表聲明，確認北約駐阿部隊定於2013年中期結束作戰任務，向阿方移交安全主導權，隨後轉入培訓和顧問角色，並於2014年撤出絕大部分部隊。這表明，美國在阿富汗的政策目標從小布希時期的把阿富汗建設成美國的一個民主樣板 and 戰略前進基地，從奧巴馬第一任期的阿富汗局勢穩定，過渡到目前的阻止塔利班重新上臺、防止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再次成為反美恐怖主義的大本營。

### 3. 美國阿富汗戰略的發展趨勢

從阿富汗退出只是美國阿富汗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退出也不意味著美國就不再過問阿富汗事務、不再在阿富汗駐紮軍隊，只意味著美國不願意處於與阿富汗各武裝力量衝突的第一線，而希望保留自己在阿富汗事務上的戰略選擇空間與自由。美國多數民眾不願意美軍繼續在阿富汗作戰，但是他們也不願意看到阿富汗局勢完全失控，美軍被迫撤離，甚至是落荒而逃。因此，維持阿富汗的安全與穩定，不僅僅關係到美國未來的反恐安全利益，關係到美國未來在國際舞臺上的榮譽與信譽，也關係到美國民眾對奧巴馬總統和民主黨的評價問題。因此，雖然美國自2001年以來將阿富汗建設成爲一個高度中央集權（centralized）的民主國家的戰略已經失敗，但一個分權式（decentralized）政治體制仍然是可能預期的未來。<sup>20</sup>在最壞的前景下，奧巴馬總統也希望一旦美國被迫離開，阿富汗政府不要立即倒臺，阿富汗不要立即陷入大規模內戰狀態。爲了實現上述目標，美國將採取以下措施：

第一，將阿富汗戰爭“阿富汗化”，甚至是在國家的支持下將阿富汗戰爭“地區化”，把巴基斯坦拉入美國設計的政策軌道。基於此，美國將會繼續控制幾個重要城市，向阿富汗政府提供巨額援助等形式，維持撤軍後的阿富汗局勢。但問題在於，阿富汗周邊國家對如何解決阿富汗問題並沒有共識。巴基斯坦與普什圖人的傳統聯繫仍然非常密切，伊朗、俄羅斯和印度則事實上分別支持著塔吉克人、烏茲別克人和哈紮拉（Hazara）人。<sup>21</sup>以印度爲例，自2002年以來，印度已經在阿富汗投入13億美元，是繼美、日、英、德之後的第五大援助國，有約4000名印度工程技術人員在阿富汗工作。但是，這些人員主要活動在北方聯盟控制下的阿富汗北部四省，對南部和東部的普什圖人聚居區則很少涉足。<sup>22</sup>這種狀況在阿富汗武裝力量的民族構成中也有體現。在阿富汗國民軍（Afghan National Army, ANA）中，塔吉克族軍官占40%，遠遠高於占全球人口27%的比例。<sup>23</sup>這種現象加劇了阿富汗政治的碎片化現象，如何在阿富汗內部和周邊國家間塑造共識，對

041021642573.shtml 2010-12-16

<sup>20</sup> Stephen Biddle, Fotini Christia, and J Alexander Thier, “Defining success in Afghanistan: what can the United States accept?”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4, July/August 2010, pp. 48-60.

<sup>21</sup> Seth G. Jones, “U.S. Strategy in Afghanistan”, Testimony presented before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Middle East and South Asia, April 2, 2009. [www.rand.org/2010-12-20](http://www.rand.org/2010-12-20)

<sup>22</sup> 郑瑞祥，“美国阿富汗新战略中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因素”，《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第30页。

<sup>23</sup> Obaid Younossi, Peter Dahl Thruelsen, Jonathan Vaccaro, Jerry M. Sollinger and Brian Grady, “The Long March: Building an Afghan National Army”, RAND report, 2009, p.22. [www.rand.org/pubs/monographs/2009/RAND\\_MG845.pdf](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s/2009/RAND_MG845.pdf) 2010-12-20

美國來說就成爲一個嚴峻的挑戰。

第二，在經濟和社會方面，美國將會加大對阿富汗、巴基斯坦等相關國家的援助，以培養這些國家打擊叛亂武裝、基地組織和其他恐怖組織的能力。美國一直在阿富汗執行軍事打擊優先的政策，對阿富汗的社會和經濟狀況並不十分關注。從2001年到2009年，世界各國共向阿富汗承諾的援助額約150億美元。且不說沒有完全兌現，在兌現的援助中又有40%被援助國以顧問和援助人員的工資等形式留在自己的國家。與2010年美國在阿富汗的戰爭開支1000億美元相比，在阿富汗的經濟與社會援助額完全不成比例，難以起到改善阿富汗經濟和社會狀況的作用。事實上，在塔利班成員，只有5%屬於死硬分子，25%的人立場不堅定，70%的人是爲了報酬而參加塔利班。<sup>24</sup>如果美國真的在社會和經濟領域加大投入，是可以對塔利班等叛亂武裝起到分化、瓦解作用的。

第三，在政治上，美國會鼓勵阿政府與反對勢力分享權力，將會努力與塔利班中的所謂溫和派接觸。在這種情況下，塔利班政權將會重新走上政治舞臺，但不太可能是9年前的獨自壟斷阿富汗政治權力的形態。除了塔利班組織以外，在阿富汗還存在著約1800個大大小小的非法武裝組織和團夥。<sup>25</sup>因此，政治解決方案面臨的最大挑戰也許不是塔利班太強大，而是塔利班本身的多元性以及民眾認可程度低的問題。據2010年初的民調顯示，有58%的阿富汗人認爲塔利班是阿富汗的最大威脅，將近70%的人認爲當年美國軍隊推翻塔利班政權是好的或最好的。<sup>26</sup>目前，這些形形色色的組織之所以看起來是一個整體，是因爲他們對美國、聯軍的仇恨和對阿富汗政府的反感。一旦美軍離開、卡爾紮伊政府倒臺，這些組織之間的共識將會崩潰，阿富汗也將陷入無政府狀態，甚至是內戰狀態。

第四，爲了減輕在阿富汗問題上的負擔，美國將會繼續要求一些地區性和全球性大國對其進行支持，特別是俄羅斯和中國的支持，更是至關重要。美國估計，阿富汗未來的安全費用每年大約需要41億美元，美國承諾負擔一半，希望其他盟友提供每年大約13億美元。現在，德國政府承諾每年出資1.9億美元，英國和澳大利亞各出1億美元，義大利1.2億美元，土耳其2000萬美元。北約給法國的指標是每年2億美元，但法國總統奧朗德只說原則會討論這一問題。根據美國的安排，阿富汗政府一開始要每年承擔5億美元，然後逐漸增加，到2024年前全部自立，美國及其盟國到那時將會對阿富汗安全部隊斷奶。考慮到在過去11年中，聯軍及其阿富汗政府投入了如此巨大的人力和物力都沒有解決阿富汗的安全威脅問題，在未來10年能否奏效，還是一個疑問。更重要的是，無論是美國還是盟國，對阿富汗安全局勢的興趣都在減弱。現在出於撤軍需要而達成的安全費用分擔協議能維持幾年，還是一個疑問。加拿大政府就曾表示，可能會承諾2014年後每年出資大約1.08億美元，但目前只能確定3年的期限。因此，美國迫切需要非西方大國的支援。目前，俄羅斯已經參與了一次在阿富汗境內的反毒品活動，決策界也在討論是否要介入或如何介入的問題。但是相關國家普遍對阿富汗這個“帝國粉碎機”心存疑慮，在思考是否要介入阿富汗事務時，首先考慮的是如何才能避免引火焚身，而不是如

<sup>24</sup> 葛騰飛、蘇昕，“奧巴馬政府的阿富汗反恐戰略”，《和平與發展》，2010年第1期，第23頁。

<sup>25</sup> Neil A. Engliehart, “A tale of two Afghanistans: comparative governance and insurgency i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Asian Survey*, Vol. 50, No. 4, July/August 2010, p.747.

<sup>26</sup> ABC News, BBC, ARD, *Afghanistan: Where Things Stand* (Kabul: ABC News, BBC, ARD, February 2009). See from Seth G. Jones, “U.S. Strategy in Afghanistan”, Testimony presented before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Middle East and South Asia, April 2, 2009. [www.rand.org](http://www.rand.org). 2010-12-20

何幫助美國穩定阿富汗局勢。特別是在美國和北約宣佈了撤軍時間表的情況下，周邊國家更不願意直接介入阿富汗事務、承擔美國和北約的安全與軍事責任。

第五，雖然美國會停止承擔在阿富汗的安全職能，但並不意味著美國軍隊將完全撤出阿富汗，也不意味著美國將會停止在巴基斯坦的越境打擊活動。在未來，美國將繼續在阿富汗保持一定規模的部隊，以防止塔利班重新掌握阿富汗政權，並對巴阿兩國境內的極端恐怖組織、尤其是反美恐怖組織保持實質性威脅與軍事壓力，以防止巴阿兩國再次成爲反美恐怖主義的溫床。

### 三、美國阿富汗戰略變化對巴阿恐怖主義形勢的影響

巴阿兩國其實存在著一個恐怖主義“複雜適應系統”（complex adaptive system），由國內和國際兩個層面的因素構成。在國內層面，這一系統至少包括5種行爲體：第一，反叛組織，塔利班、哈卡尼網路（Haqqani Network）、伊斯蘭黨（Hezb-i-Islami）、基地組織和一些外來恐怖組織如東伊運（又稱東突伊斯蘭黨）和虔誠軍（Laskhar-e-Taiba, Army of the Pure）等都屬於這一類別；第二，犯罪組織，主要從事毒品走私、非法木材和寶石交易等活動；第三，當地部落、次部落和家族等，主要存在於阿富汗南部、東部和西部的普什圖人地帶；第四，軍閥及其地方武裝組織，主要活動於阿富汗北部和西部，在阿富汗政府內部也很有影響；第五類行爲體包括參與或支持叛亂武裝和犯罪活動的腐敗政府官員和安全部隊人員，可能涉及到巴阿兩國以及其他周邊國家。<sup>27</sup>在國際層面，這一恐怖主義系統包括美國領導的聯軍、周邊國家、中東國家以及相關非政府行爲體。美國阿富汗戰略的調整，不僅會影響其自身的政策，也會引起相關因素的綜合變化，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會產生不利的影響，從而使阿富汗恐怖主義形勢出現複雜化、國際化、多元化等趨勢。

#### 1. 美國阿富汗戰略調整對巴阿恐怖主義形勢產生的影響

美國阿富汗戰略調整既會減少一些恐怖主義因素，也會減少會一些恐怖組織的打擊力度。因此，對巴阿恐怖主義趨勢會產生一定積極影響的同時，也會產生一些消極的影響。

第一，積極影響。巴基斯坦與阿富汗本來並不是恐怖活動的高發國家，美國在兩國的軍事存在及相關活動，本身就是導致巴阿恐怖主義形勢惡化的一個重要根源。美國阿富汗戰略調整、美軍停止承擔阿富汗安全職能以後，美國在阿富汗的存在會逐漸淡出、軟化，兩國民眾的反美、反西方情緒也會隨著這一調整而下降。當然，對於國際聖戰組織，特別是基地等組織來說，美國是否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對其反美主義目標並沒有太大的影響。但是對於塔利班等本土武裝組織的影響則會很大。事實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人還很少在兩國以外從事針對美國和西方國家的恐怖活動，成功的案例更少。因此，美軍離開巴阿兩國，將會對巴阿恐怖主義形勢產生一定的積極影響。

第二，消極影響。美軍的存在及其活動，雖然激起了兩國的反美主義情緒，但也在事實上打壓了很多恐怖組織在巴阿兩國的存在與活動。從阿富汗到巴基斯坦，很多恐怖

<sup>27</sup> Seth G. Jones, “U.S. Strategy in Afghanistan”, Testimony presented before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Middle East and South Asia, April 2, 2009. [www.rand.org](http://www.rand.org). 2010-12-20

組織以及武裝組織，不管是本土恐怖組織還是外來恐怖組織，只要從事了反美活動，都在美國的打擊範圍之內。美軍撤出以後，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巴阿兩國的存在與影響必然會減少。這一方面會削弱阿富汗政府的行為能力，出現去中心化現象中央政府對地方的管理能力將會下降，各恐怖組織在地方的活動與發展空間將會更大。另一方面，美國和西方國家對這些恐怖組織的直接壓力將會減少或消失。這些變化將對巴阿反恐怖形勢產生消極的影響。

## 2. 巴阿恐怖主義形勢的發展趨勢

從總體來看，隨著美國阿富汗戰略的調整以及美軍逐漸退出阿富汗，巴阿恐怖組織將會面臨的一個新的發展機會，巴阿將會重新成為國際恐怖主義的溫床。但是，這一總體趨勢在巴阿兩國又會以不同的狀態表現，巴阿恐怖主義局勢將出現複雜化、擴散化和多元化等趨勢。

首先，巴阿兩國的恐怖主義形勢將出現分化現象。巴阿之所以在恐怖主義問題被視為一個整體，美國更因此提出了一個阿富汗戰略，主要是因為美軍進攻阿富汗以後，把大量前阿富汗武裝組織和恐怖組織從阿富汗驅趕到巴基斯坦境內。隨著美軍的逐漸退出，這些盤踞在巴阿邊境地區巴基斯坦一側的武裝組織和恐怖組織將會重新向阿富汗境內轉移，巴基斯坦的恐怖主義形勢將會出現緩和趨勢，而阿富汗安全形勢則將更加複雜。事實上，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IMU）等組織已經開始向阿富汗境內轉移，將在阿富汗北部地方重建了活動基地，以作為重新進入中亞國家的跳板。

其次，巴阿兩國的恐怖主義形勢將出現複雜化趨勢。在當前，巴阿兩國的恐怖活動主要以反美、反西方、反本國政府為主要特徵。反美反西方是因為美國等國的軍隊在佔領著自己的國家，反本國政府主要是因為本國政府正在配合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反恐怖行動。在美國和西方國家撤退之後，主要敵人淡出，這些武裝組織和恐怖組織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將會成為兩國恐怖暴力活動重要形態。

再次，巴阿兩國的恐怖主義形勢將會再次出現擴散化趨勢。國際化一直是巴阿兩國恐怖主義問題的一個重要特徵。特別是在過去十多年中，恐怖主義資金和人員的主要形態是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流入。隨著美國和西方國家的撤退，伊斯蘭聖戰運動中的國際派別將會因為失去直接對手而轉移，巴阿兩國的恐怖主義人員將會出現向其他國家擴散的趨勢。

最後，巴阿兩國的恐怖主義形勢將會出現多元化趨勢。在過去十年中，巴阿兩國恐怖活動的客體或對象是相對單一的，主要是西方國家和配合西方國家的本國政府。針對其他國家目標的恐怖活動雖然偶有發生，但遠遠不是主流。在美國和西方國家撤退以後，這種相對單一的恐怖活動物件形態將會發生變化。更重要的是，隨著美國等的離開，周邊國家將被迫增加對阿富汗問題的關注以及在阿富汗的存在。這些都將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巴阿恐怖組織對美國和西方國家的關注，恐怖活動對象將出現多元化現象。

## 3. 小結

總而言之，隨著美國阿富汗戰略的調整，不管美國最終願意在阿富汗保留多少軍事力量，也不管美國是否會延續對巴基斯坦境內目標的空襲活動，美國在巴阿兩國的存在都將減少、影響都將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巴阿兩國的國內及國際政治格局都將會發生變化，恐怖主義形勢也會因此出現相應的變化，將出現擴散化、多元化和複雜化現象。

